總兵揑報冒哨革職拏問發軍臺效力

浙江巡撫琅　奏竊照溫州鎮總兵並未到汛會哨一案欽奉

諭旨經臣確查派員前往查出前護溫州鎮之陞任副將李定國並未到汛揑敘會哨報文交與委員柯得成接收揑報各緣由一面將李定國看守　奏請革審一面咨會督臣伍　將柯得成拏解來浙提同弁兵人等質審辦理茲准部咨奉

旨這所參前護溫州鎮之陞任廣東副將李定國著革職

侯把總柯得成拿解到浙一并交狼汛提同弁兵人等嚴行質審定擬具奏欽此欽遵查此案弁兵人等先已提到把總柯得成准督臣伍　委員押解到浙據署藩司歸　署臬司濤　審明解勘前來臣即提集嚴訊緣李定國係乍浦營參將護理溫州鎮總兵本年三月初一日應與黃岩鎮會哨於沙角山李定國於二月二十日親帶弁兵張國選等駕船二隻先期出洋二十八日行抵小門洋因風阻停泊相距沙角山會哨處所尚有一百餘里至三十日風勢更大

不能前往李定國恐悞三月會哨之期即於三十日揑報三月初一日在沙角山洋面會遇總督委員柯得成會哨即將印文并所給柯得成飯食銀三兩夫價銀六兩并遣把總張國遴帶同營書朱昌華用小船渡至七里洪由旱路交投探交於初二日在沙角山附近之玉环地方會見黃岩鎮柯得成交明接收而回李定國去小門一帶巡查於初六日回營具文揑報提督巡撫各衙門等情臣以總兵會哨原有一鎮續到之例半月以後不到者方干例議李定國郎

因連日風勢更大不能於三月初一日依期會哨而定例半月之限還寬亦應在彼守候風勢稍緩即行前往乃輙於三十日先期揑敘印文遣弁由陸路交收至柯得成係奉總督派委查察何以不往砂角山汛地方守候及至附近玊环地方遇見張國選等由旱路賫文而來明知初一日會哨係屬揑敘輙敢聽從接收且又接受回閩盤費顯係綠營惡習直以巡洋為虛應故事不惟李定國所稱風大難行之語仍屬藉以揑飾即所給柯得成銀兩斷非回閩夫價飯

食亦決不止九兩之數必有重賄營私情事當即反覆窮詰並將柯得成等嚴行求訊李定國供二月二十日出洋係駕何字四號十一號兩船帶有把總張國選外委林秀龍黃榮配兵藍國標等一百名二十日駛到龍灣二十三日駛到七里汎已經風逆難行二十四日駛到黃華關風勢漸大在彼守候三日因會哨之期已近二十四日乘危駛到小門風勢愈大二十九日要到沙角山經駛出小門口風逆浪大篷索俱斷船將覆溺只得仍回小門停泊到次日三十

日風勢不能稍緩我因恐悞初一會哨限期十分焦急我係暫護鎮篆出洋又無例案實在不曉得有一鎮續到之例所以備具印文遣張國選朱昌華由旱路交與柯得成因柯得成係由旱路回閩所以酌給他夫價六兩飯食銀三兩實在並無別情若說我規避會哨我已出洋查過數百里已到小門地方小門到沙角山不過一百餘里何肯停留不到呢况張國選回來之時我還在小門洋面並未回去實在因風大難行現有弁兵人等可以質對得的並據柯得成

堅供三月初一日黃碧鎮到砂角山之時收了他的印文見風勢甚大海中並無一隻來船諒温州鎮不能駕船到山所以回至玉環住宿那沙角山過玉環不過數里原想俟風勢稍緩即往沙角山初二日即見張國選等賫到印文因見風大不能到山係屬實情就接了他的文書那所給銀兩實係夫價飯食銀共止九兩這是因要早路回閩護鎮體卹微弁的意思所以即行收受實在並無賄囑情事今蒙如此嚴審斷不敢稍有隱瞞益取重罪求饒刑復訊據牙兵

張國選等供情俱屬符合並稱此事前經委員來到
溫州傳訊時張國選朱昌華復又跟隨在洋小的藍
國標等即據實逐細供出並不敢稍為隱瞞那時實
在因風大難行不能到汛所給柯得成銀兩係把總
張國選同朱昌華經手實止備給夫價飯食共銀九
兩並非賄囑之項如果另有別項情弊李定國已經
去任叅革我們何犯着替他隱瞞不據實供明反自
取重罪呢求詳情再三究詰各供如一矢口不移臣
復查黃岩鎮總兵劉文敏現丁葉加玉盜案奉

旨革職拏問在省審訊又提到訊問據稱我於二月二十

六日出洋三月初一日到沙角山是時實在風勢甚

大黃岩到山係屬順風小門到山係屬逆風我的印

文交與柯得成他就上岸去了曉得他還等溫州鎮

到山從洋而去並沒有給他旱路回閩盤費等語臣

查李定國以叅將暫護鎮篆會哨最關緊要今駕船

帶兵出洋業已抵小門衆供俱已確鑿小門距沙角

山不過一百餘里雖訊明實因風大難行但既不查

明半月以內一鎮續到之例在彼守候一俟風勢稍

緩卽行前往又不將風阻不能到山緣由據實通報
乃揑敘會哨印文遣弁由旱路交報實屬欺朦取巧
應卽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以示懲儆柯得成得受李
定國銀兩訊明實因須由旱路回閩六兩係爲夫價
三兩係爲飯食實在止有此數並非賄囑其會哨印
文內係實在風阻是以接受亦無別項情弊但明知
會哨印文係屬揑敘胆敢冒昧接收回閩又不據實
禀明始終扶同揑飾未便輕縱應將柯得成發往伊
犂當差以爲綠營欺朦惡習之戒把總張國遷管書

朱昌華雖係奉官差遣但不行禀阻亦有不合應將
張國選斥革朱昌華革伍各重責四十板無干弁兵
等飭令回營所有審明定擬緣由臣謹恭摺具 奏
並繕供單恭 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奉
硃批該部核擬速奏欽此

刑部奏查李定國以叅將護理溫州鎮總兵於海洋
會哨重務旣已出洋因遇風阻難行並不守候風緩

前往藉稱恐悞期限輙先期揑敘會哨印文遣弁由旱路投遞實屬欺朦取巧應如該撫所　奏李定國應發往伊犂効力贖罪把總柯得成奉總督派委查察輙得受李定國盤費銀兩接收揑敘印文據該撫訊明並非賄囑亦無別項情弊但明知會哨印文係屬揑敘輙行接收回閩後尚復扶同揑飾未便稍為輕縱柯得成應如該撫所　奏發往伊犂當差以為綠營惡習之戒該撫　奏稱把總張國選營書朱昌華雖係奉本營差遣但不行稟阻亦有不合應將張

國選斥革朱昌華革伍各重責四十板餘令各回本營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至黃岩鎮總兵劉既據該撫訊明黃岩到山係屬順風業經如期會竹並無不合應毋庸議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乾隆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跑役馳送軍機公文遲悞奉 旨正法

乾隆五十二年 月 日奉

上諭據徐 奏據署侯官縣稟稱該縣役夫郭世明高岳遞送總督六百里奏摺遲延究出郭世明因飲醉貽悞逃匿高岳同伊兄高陞裝點虎跡扶同揑結請將高陞郭世明高岳均發伊黎給厄魯特為奴等語軍臺文報關係緊要况現在勦捕臺匪之際軍情尤為機密譬如緊急發兵之事如是延緩豈不貽悞待救者此項摺報雖現據尋獲幸未折 設因遲悞延擱

致中途稍有漏洩更屬不成事體　縣役夫郭世勛
得受高岳錢文應允一人跑遞輒敢貪飲任意玩愒
稽行逃匿情節甚屬可惡僅予發遣不足蔽辜郭世
勛著照軍法著即於該驛站正法示衆至高岳同
伊兄高歷輾轉尋獲報匣尚知畏法著照原擬發往
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其失察之署按察使凌廣亦與
福州府知府李浚原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徐嗣辦理
錯悞失之輕縱亦著交部議處摺併發欽此

閩省軍務添設正腰各站部駁查明具奏奉

旨照咨辦理

臣彭元瑞等奏准閩浙總督李　咨稱竊查閩省各州縣統計五十七驛額設走遞等夫三百十四名自臺灣賊匪林爽文等不法滋事凡有摺奏文報往來絡繹一切均關緊要難容片刻遲延今自福建上至浦城下至同安一路有添設腰站四十處其餘未設正腰站之漳州汀州邵武福寧永春龍岩等府州屬酌量於原設正站五十七驛之外　設正站二十二

處腰站一百五十八處至遞夫一　舊例每正站一二名至三四名不等尋常無事之時原足供跑遞今軍需傍午若添站而不添夫當文疊來前遞未回後又踵至必難保無遺悞應援照軍需則例內開口內安設臺站遞送軍營文報按事務之繁簡每腰站安馬不得過十五匹正站安馬不得過三十匹之例閩省各驛並無馬匹一馬准折夫二名今自浦城至廈遞送軍營文報最爲第一孔道每正站添夫六十名腰站添夫三十名其次之漳州福寧汀州三府屬均

與浙粵江右連界或征調兵丁或採買米石文報往
來亦關緊要每正站添夫三十名腰站添夫十五名
其偏僻小路文報稍簡摟步塘人夫本例正站設夫
八名腰站設夫四名不等所需工食日支銀五分口
粮米一升又自厦門至鹿耳門蚶江至鹿仔港兩處
遞送文報應照臺站例每海口設渡海夫六十名亦
請每名每站支給銀五分口粮米一升自厦門至鹿
耳門計十二站蚶江至鹿仔港九站至北路淡水八站
按程計算回空守候概不准給其鹿耳門鹿仔港北

路淡水三處均令遵照一體辦理以示畫一㘦更有
請者查閩省各驛自設扛運等夫共二千五百九十
名若照常時差務儘堪應付現在軍裝糧餉在在需
夫抬運每站額夫之外不得不雇募民夫以資接濟
查軍需則例內閩運送軍裝宣火等項沿途地方先
儘額夫應付如不敷用准雇民夫口內口外以百里
為一站如偏路橋仄以五十斤用夫一名每站給工
食銀五分口糧米一升各等語今各縣派雇民夫一
時難以預定應飭令各該縣將添雇民夫務須酌核

抬運物件勿數造冊報查以便核辦子所需工價卽
照軍需則例每站統計工價銀五分口糧米一升准
其報銷至臺灣大兵現在進勦各路軍裝糧餉均需
隨營挽運或由臺灣縣運送軍營或由鹿仔港運送
軍營所用人夫亦照此辦理合先咨部以便事竣報
銷相應咨明等因前來臣等查得福建省各府州縣
原設五十七驛多係水路向無設馬衹安遞夫馳送
文報每站設夫一二名至三四名不等共額設遞夫
三百十四名現值臺灣賊匪滋事往來摺報倍關緊

要自應添撥遞夫以期迅速但境有冲僻事有要緩所宜區別計廈門至浦城出境界連浙江之江山係進京孔道遞送題本往來文報最爲第一緊要其由漳州之詔安縣出境界連廣東之海陽縣現已派兵亦屬緊要其浙江文報送浙撫衙門者即由東順道遞送浙江提督衙門者由福建之福鼎縣出境界連浙江之平陽亦經派兵護送粵省爲次要至由邵武之光澤出境界連江西之新城者查江西運米現由海道不過札商往來尚非前三路之比現議增站增夫

必須四路細核區分因地制宜俾文報既得迅速而錢糧不致虛糜方為妥善今該督咨報自浦城至厦門毎正站添夫六十名腰站添夫三十名自應要道增設較多而漳州汀州福寧三府屬毎正站添夫三十名腰站添夫十五名於粵浙江西諸省接遞事件未分繁簡至所稱偏僻小路毎站添夫四名至八名亦未就其遠近險易之處分晰並自厦門至鹿耳門蚶江至鹿仔港兩處毎海口設渡海夫六十名之處亦未分晰繁簡遠近且就咨內核計共增夫五千數

百餘名較之原設三百十四名已多十數倍有餘藏
事在邇便行照咨核銷於軍務殊非慎重再查軍需
則例內載分防偏僻小路如有鋪兵卡兵即令該兵
等遞送毋庸另議步夫等語今查閩省各府州縣設
有鋪兵三千一百八十二名未據撥用再咨稱福州
上至浦城下至同安設腰站四十處是否即在所添
一百八十站之內亦未聲明臣等均難懸議相應請
旨飭交該督按照各該處繁簡遠近險易情形詳細籌度
先儘鋪兵就近抽撥安設實在必需添設站若干遞

夫若干之處據實查明具奏仍將各驛站指明地段分別實數造冊送部再議以便事竣裁撤核銷又咨稱閩省各驛向設扛運等夫運送軍裝粮餉等項額夫不敷添雇民夫亦應令該督一併查明造報戶部再查自閩至京經由各省驛站接遞摺報一體緊要恐額設夫不敷遞送應併請行文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各督撫於各本省事簡之偏僻驛遞夫馬內量爲抽撥壯健夫馬協濟以資馳送事竣飭敵回原驛庶驛費不致增添而郵傳更得迅速矣乾隆五十二

年八月初五日奉

旨兵部奏准閩浙總督伊會福建省應行添設站夫未將

道路遠近事務緊簡分別聲明難以懸議請勅交該

督查明具 奏一摺現在臺灣正在勦捕賊匪之時

所有文檄往來最為緊要自應酌量添設以便迅速

接遞朕早經想及未及降旨而李侍堯亦並未先行

具奏僅咨部辦理未免遲緩此時該省軍務繁多若

俟來往行查更需時日所有福建省應行添設站夫

着照該督所咨辦理其餘各省應行添設驛遞夫馬

之處著照該部所請行但各省驛站須有大員專司
督辦直隸省著派梁肯堂山東省著派繆其吉江
蘇省着派通恩浙江省著派歸景照福建省著派伍
拉納照料查察毋致遲延貽悞欽此

天地會匪另犯搶殺等案請 旨斬决如無別
犯概行發遣

刑部奏據閩浙總督覺羅伍 奏拏獲天地會匪陳
彪僧行義等審擬治罪一案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
三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查律載謀叛但
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
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安置又反逆子孫皆斬
又拏獲會匪經前督臣李 奏明如審係別有搶殺

等事各照律辦理其餘雖未有犯案但訊係曾經入會卽照兇惡棍徒擾害地方發遣例給發察哈爾及駐防兵丁為奴節經照辦在案此案天地會除傳教正法洪二和尚卽提喜據該督等查明業經身故外陳彪本係盧茂謀叛案內夥犯且林爽文在台謀結會匪其端肇於嚴烟而嚴烟之入會實由於陳彪之傳習是陳彪并為臺地滋事厲階情罪實為可惡陳彪應如該督所奏依謀叛但共謀者皆斬律擬斬立决會行義卽係首逆洪二和尚卽提喜之子且又傳

授會訣情罪更重行義亦應如該督等所奏即照反
逆之子緣坐律擬斬立決均請
旨即行正法並令該督等將天地會人犯正法緣由遍行
出示曉諭俾知炯戒陳枏李摘方渓鄭詩各聽從陳
彪行義及已正法之張破臉狗轉傳入會林龍陳焯
李桐姑許松詹應鄧昌廖浦係李摘等輾轉相傳入
會趙燦係趙明德之姪傳與會訣以上十二犯既據
該督等訊無搶殺別案應如該督等所奏照兇惡棍
徒擾害地方發遣例從重發往伊犁給察哈爾及種

地兵丁為奴鄭詩雖年逾七十不准收贖詹邁業經
病故應毋庸議該督等奏稱趙犇本係呈姪之子為
叛犯趙明德養子亦應照謀叛子女給付功臣之家
為奴行義有子鄭碧應照盧茂本案依謀叛之孫流
三千里律流三千里安置飭拿到案照律辦理僧提
高所傳之徐炎張普陳棟張普已故不議外尚有在
逃之徐炎陳棟等應再咨緝務獲其閩省續查另案
各會匪現在嚴速審結等語均應如該督等所奏辦
理仍令該督等將在逃未獲各犯嚴拿務獲毋使一

名漏網以盡根株以安良善該督等又稱閩省結會聚衆之案最多未有如天地會之甚者應請嗣後漳泉等處搶奪竊刦聚衆鬭毆之犯到案時先行根究如本係會中夥匪將犯該斬絞者决不待時犯該軍流徒罪者加等問擬至此外無知愚民向被誘脅者明切曉示限半年令其自行呈首減等發落如能指獲傳授正犯如嚴烟陳彪等確有証據者即行免罪若妄扳無辜者即係會匪伎倆立行反坐倘逾限不首致被訪拏審究得實即無別犯情罪概照奉傳會

奏准之例子以外遣地方官如有疎縱化大爲小及
任聽胥役濫擾立卽嚴叅從重治罪等語係屬綏靖
地方之意亦應如所奏辦理再該督等奏稱盧茂李
少敏案內承審各官不能察出天地會名色以致提
喜陳彪漏網多年及三十五年以後四十四年以前
閩省大小文武員弁於天地會匪漫無知覺以致蔓
延非尋常失察可比另行查取職名送部叅辦等語
應令該督卽速查取職名咨送吏部辦理臣等謹會
同都察院理寺合詞具奏等因乾隆五十四年五月

初三日奉

旨陳彪僧行義俱着即處斬餘依議欽此

初三日奉

旨陳慶偕行義俱著即送部餘依議欽此

會匪又犯命盜重案恭請　王命正法

聞督伍　奏切照閩省天地會匪蔓延貽害漳泉一帶尤爹聽從入會之人臣等於另摺審辦提審陳彪等案內聲請嗣後獲犯到案如有本係會匪而復犯斬絞重罪决不待時以懲奸惡而淨根株玆據署臯司王將龍溪縣革監林中玉等窩搶勒贖分贓並蘇甫因姦謀殺史才二案由縣府分案審擬招解前來査林中玉等均係會匪現在陳彪等留禁省監正宜藉此徹底根究俾奸宄之徒無從隱匿脫卸應正刑

誅以昭炯戒隨牽同司道分起提鞫緣林中玉嚴綸係聽從已故之李水由平和縣人張普轉傳入會李水曾於乾隆五十二年七月間向楊六借銀不遂心懷忿恨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探知楊六外出必由復溝社經過起意邀同嚴綸並在逃之張青𡍼陳在柯江等五人齊至該處等候楊六踵至李水上前攔住即同嚴綸等將楊六搶至林中玉家告知搶索情由並許得錢俵分林中玉應允藏匿楊六懼其會匪許給番銀六十二元令伊戚蘇俊取交俵分始將楊六

放回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李水復起意糾搶王江戲班邀同嚴綸張青礶陳在荀江蘇巧蘇班寧等夥搶戲箱三担張劉阿來三人至林中玉家藏匿經匪經掌班鄭爻送給番銀二十四元當將戲箱旦交還分贓各散又蘇清一犯係聽從未獲之莊陳發入會蘇甫向與意茂班戲旦阿香雞姦迨後阿香又與史才姦好遂將蘇甫拒絕蘇甫懷恨於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探知史才阿香在店飲酒起意殺害即於是晚約同會匪莊陳發蔡漢鄭山偕赴僻處

等候蘇甫携帶菜刀莊陳發等徒手起更時候阿香先郎回家史才醉後獨歸莊陳發趕上拉住蔡漢郎拳毆史才左右兩眼胞蘇甫舉刀連砍史才左腿肚并右脚眼三傷仰跌倒地復疊砍其左右脚腕并將右耳割棄史才立時殞命蘇甫復起意圖詐將屍移置郭士田邊而散以上二案經縣驗訊先後緝獲林中玉嚴綸李水蘇甫等到案通飭緝審歷訊各犯供認前情不諱臣等以林中玉等入會爲匪復犯搶殺重案此外恐更有從逆不法及轉傳惑衆各情事反

覆嚴詰據之犯堅供此會傳自漳浦平和與龍溪接壤航連伊等被其蠱惑於五十二年間送給錢一二百文不等輾轉勾引入會只爲遇事共相帮助不至受人欺務從前入會之時李水等只授以三指掩心會訣此外各詩句隱語實未聞知亦未轉傳他人及首先傳會之陳彪等素不相識委不知伊等有助逆之事情願提同對質等語隨提陳彪令各犯試爲識認當面均不能指出姓名加以刑夾矢口不移似無通飾除起意糾會之李水一犯在監病故不議外查

例載苗人伏草捉人勒銀取贖再犯者不分首從皆斬立决叉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各等語今林中玉嚴綸兩次搶人勒贖分贓即與例載捉人勒贖無異蘇甫雖姦殺命依律罪止監候但該犯等倚恃會匪詐索淫凶目無法紀均未便稍稽顯戮臣於審明後即恭請

王命飭司會營將林中玉嚴綸蘇甫三犯綁赴市曹即行正法仍將此案犯事緣由榜示通衢俾知入會已干法網而一經犯事更不能稍緩須臾之死庶使濱海

奸頑咸知儆懍戢且阿香和同雞姦年未及歲照例收贖傳會之張普已經身故逸犯張青壠等嚴飭勒緝務獲另結林中王監照追錦所有失察之地方官并監斃斬犯一名管獄職名飭取另參除分案抄招咨部外謹將審明會匪兼犯搶殺即行辦理緣由會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京城重地匠頭假降出神女僧混稱老祖活佛
不分首從俱擬絞决奏 旨匠頭立决女尼絞
候

臣永琅等謹奏前據署步軍統領臣綿 具奏拿獲
西峯寺戴髮修行婦人張李氏燒香治病煽惑人民
誆騙財物等情
欽派大臣審擬治罪一摺奉
上諭據綿恩奏訪查西山西峯寺有婦人張李氏等 云
云
欽此臣等遵即提集犯証逐一研訊緣張李氏籍隸

順義縣與周營嫁與本縣民人張國輔爲妻生有三子長子張明德次子張新德已故生子郎廣月自幼出家爲僧乾隆三十七年該氏因伊夫染患痰迷病症聞有死子巷居住民歸李氏常拉鉄鍊募化代人治病該氏郎請爲伊夫醫治見李氏用手按摩針扎病處病郎痊愈該氏從此與李氏往來學習粗知針扎治病之法李氏故後該氏郎取其鉄鍊拴繫項頸出外化緣治病走至通州曠野地方時值隆冬風雪交作迷失路逕難以行走該氏隨在雪地帶鎖打坐

適有居民路過見而詫異隨向盤問該氏即以在此結緣治病向答隨有人延請到家看病該氏即學李氏按摩針扎併假念經咒病即痊愈自此附近居民共相傳播者多該氏治病往往有驗該氏借此思欲修廟賺錢見所住興周營地方七聖小廟坍塌隨時所得治病錢文修理給伊子廣月居住其所供延請治病之家皆彼處附近村民因年久不能逐一供指嗣於四十五年送廣月到成臺寺受戒該氏亦來京在總布衚衕泰山菴拜已故尼僧福幽為師取法名

了義因關伊夫患病仍回順義伊夫旋於四十七年身故該氏復於四十八年來京找見福山帶至潭柘寺受戒該氏因見女僧受戒俱係男人代為剃髮心中不願未經落髮隨走至西山西峯寺依尼僧濟廣同住起意將該寺創立女壇為女僧受戒又恐無道法不足聳動衆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燒點數處含痛忍受藉此募化以使附近居民聞知往視見其堅忍致相傳播偕往進香者漸多有因病求治者該氏卽令跪香假念經咒為之求神又有求藥者該氏

無可給與遂買藥舖內五汁丸等藥改成小丸假

畫神符給與竟有病即全愈者因而祈求布施者益

衆適値原任大學士三寶寡媳烏佳氏患血氣凝結

病症聞該氏素能治病延至家中該氏爲之按摩假

念咒語并跪香祈求痛愈後烏佳氏感激欲向重謝

拜伊爲師該氏令其施捨金銀修整西峯寺烏佳氏

隨卽允從當令管事家人許祿招工匠任五卽任極

盛修葺廟宇先後給修廟工價銀一萬七千兩又置

辦供器銀三千兩共計銀二萬兩其餘陸續施給衣

服器物併施金鐲及零星銀錢不計確數約計亦不下萬餘金又送使女雙慶至寺跟隨跪香念佛為偉氏亦曾赴寺燒香又現任銀庫員外郎恆慶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病症亦請該氏祈禱全愈宜特莫氏每月給該氏養贍銀三五十兩不等又聽從該氏修理石廠地方三教寺捨銀一萬七千餘兩又添湊金子二百八十兩合計銀二萬餘兩張李氏即將銀兩交給伊子廣月修廟金子自行收存現經起獲宜特莫氏又令使女玉喜跟隨服侍廟修成後收名靈

應寺該氏隨在兩寺來往焚香治病官特莫氏亦曾
至寺拈香此張李氏先後跪香治病或衆修廟之原
委也嗣因西峯寺後罩院工程未完烏佳氏亦未再
給銀兩承攬修工之任五無從藉工圖利隨起意與
該寺商允因該氏曾向謊稱少時夢見觀音菩薩及
在通州坐雪治病等事卽藉此畫出圖像裝點神奇
表白靈異希圖哄騙衆人自必爭施銀錢修造塔院
伊可於中取利遂憑空點綴畫成張李氏出身坐雪
出家及衆人拜求治病各圖像五軸並揑稱自能入

定出神且稱該氏係菩薩轉世該寺舊有遠年住持僧人塑像原稱西峯老祖村人因該氏治病燒香亦遂稱爲西峯老祖活佛自是遠近人民到寺燒香治病者不一而足俱有布施每人自二三兩至十餘兩不等該氏自此益有蓄積分給伊三子廣月銀一千兩修葢圓廣寺長子張明德銀一千兩買房一所開張木舖一座其次子寡媳崔氏在籍典地一頃餘畝俱係該氏前在通州順義治病時所得貲財而任五亦得修廟盈餘銀八百餘兩此任五起意爲張李氏

裝點圖像惑衆因有老祖活佛之名號也今步軍統
領衙門訪獲搜查奏明審辦臣等欽遵
諭旨會同研訊並將解任銀庫員外郎恒慶及應訊人等
傳案質審據各供認前情不諱臣等以張李氏係鄉
愚婦女胆敢在　京畿重地號稱老祖活佛致男女
紛紛到寺甚至大臣官員家屬爭捨財物至數萬之
多平日必有邪術及傳徒授教不法等事雖現在起
出經卷詳加核閲均係舊有不全僧人齋誦之金剛
觀等經咒其咒語一紙俚俗不堪亦無違悖妄誕字

樣但究係傳自何人並治病如何靈驗之處復將該氏嚴切追究加以刑嚇令其逐一吐供據供我素不識字亦無藥方醫書初時不過學李氏針扎按摩的法後見請我治病者多就將買來丸藥改做隨意畫符我本無法術怕人看出破綻所以混念幾句俗語編幾個佛號作為咒語叫兒子廣月寫就施藥時默念咒語一心專求觀音菩薩並叫人服藥時心心念佛不料竟有靈驗致大家布施後因塔院未成工頭任五向我商量欲將我坐雪出身治病的原委畫出

圖像並因我從前夢見觀音教我出家的話並揑說我是觀音轉世我聽從他畫成圖像五軸傳播開去以致人都稱老祖活佛並原是希圖多得布施的意思是我該死並無別的邪術亦無傳授與人及別項不法的事如有別情現在雙慶們俱在案下這樣嚴審豈肯替我隱瞞等語臣等覆查任五係市儈小民攬修廟工希圖獲利自屬常情乃輙為該氏裝點圖像且妄稱自能入定出神併妄稱該氏為菩薩轉世以致該氏有老祖活佛之號共為煽惑或該犯傳有

邪術及另有不法別情亦未可定復將任五嚴加究
詰並用刑嚇據任五供我慫恿張李氏繪畫圖像替
他裝點靈異又誑自能入定出神妄稱該氏係菩薩
轉世原想教衆人敬信多捨銀錢我藉此修廟完工
可以於中得利那圖畫俱係我憑空裝點作成總是
我該死並無邪法亦沒另有煽惑的事臣等又以張
李氏修寺布施銀兩除三寶恆慶兩家外必另有
官員家屬大家施捨不一而足即兩家所捨銀兩亦
尚不止此數且該氏係鄉愚下賤竟敢擅用黃緞坐

褥靠背尤為狂妄不法覆加嚴詰又據張李氏供我興修廟宇實止三中堂恒慶員外兩家係大施主其餘均係零星募化及陸續布施隨來隨去人數衆多實在不能記憶並沒另有官員眷屬大家施捨的事就是這兩家給我銀兩有伍五許祿及雙慶玉喜可以質問她不敢以多報少至黃緞彝背坐褥我因是各廟供佛皆用所以做就一副以便做道場時供佛陳設平時包好藏在屋內昨有官員拿我時這黃坐褥等物俱係包着可見我不敢坐用現有拿我官員

可問求詳情質之雙慶王書併老尼濟廣等供俱相
符詢之原拿司員亦稱彝盤實係包藏在廟起出驗
無坐用痕跡併詰訊恆慶以該員係原任總督圖思
德之子現有賠項不思及早完繳轉任聽妻子修廟
布施至二萬餘兩之多是何居心該員惟有伏地叩
頭自認糊塗無可置辯復將各犯反覆究詰矢口不
移似無遁飾查律載師巫自號端公師婆名色及妄
稱彌勒佛一應左道隱藏圖像燒香集衆煽惑人民
為首者絞監候又官吏軍民人等僭用黃紫二色比

照僭用龍鳳袈律擬斷僭用違例龍鳳袈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張李氏本一民婦出家爲尼輒假燒香治病爲名念咒畫符煽惑遠近居民及官員眷屬捨銀多至數萬餘兩並被人稱爲老祖活佛居之不疑任五本係工匠乃因修廟圖利輒敢起意爲張李氏裝點畫像妄稱該氏爲菩薩轉世哄騙衆人致該氏有老祖活佛稱號又騙得修廟工銀八百餘兩是張李氏假神畫符燒香治病斂錢惑衆固屬爲首而該氏哄動遠近民人號爲老祖活佛實係任五

起意繪畫圖像播揚所致厥罪維均未埸分別首從張李氏除擅用黃緞坐褥等物罪止滿徒不議外張李氏任五均合依師巫妄稱彌勒佛隱藏圖像煽惑人民為首律俱擬絞但該氏既已為尼又不剃髮復敢假神治病歛錢甚至哄動官員眷屬得銀數萬仟五以修工匠役希圖修工賺錢胆敢假揑張李氏為菩薩轉世煽惑人心情罪均重

京畿為首善之地尤宜肅清此等惑衆妄為之徒未便稍為稽誅應請

肯即行正法以照儆戒張李氏長子張明德三子僧廣月
雖訊明各並無帮同煽惑情事但分受伊母騙得銀
兩數至盈千未便輕縱張明德僧廣月應於張李氏
絞罪上減一等俱杖一百流三千里交與順天府定
地發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至恆慶係現任職官任
聽伊妻入寺燒香佈施數萬並將分賞爲奴使女玉
喜給與服役三寶之媳烏佳氏以大家孀婦因張李
氏治病有驗即拜伊爲師施銀數萬並給與使女雙
慶跟隨燒香且均有官項未完乃恣意濫費實屬妄

為除兩家應繳修廟銀兩業經該旂遵

旨辦理外仍將解任員外郎恆慶交部嚴加議處并恆慶

之妻宜特莫氏三寶之媳烏佳氏應遵 ·

旨交與該旂族長嚴加管束不許出門仍行文各該旂並

提督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飭官員人等毋許縱

令婦女入廟燒香以維風化張李氏任五並張李氏

之子張明德等所有在京財產業經步軍統領衙門

查抄應將金銀房屋交內務府查收其木頭舖一座

交該縣招商認開其衣服什物交崇文門照例辦理

所有張李氏廟內什物及原籍房產亦經順天府查抄應聽順天府分別辦理張李氏孀媳崔氏居住原籍訊無知情歛錢情事應毋庸議給與毋家領回任五所騙銀八百兩俱應照追入官查該犯家產業經查抄應毋庸議許豫經營修廟訊係聽從王埗之命應與無干之玉喜雙慶老尼濟廣等均免置議但玉喜係同伊兄王三賣圖思德為奴之人應照例交該旂另行分賞為奴雙慶係三寶家契買民女應交該縣照例發賣身價入官張李氏所修西峯靈應兩寺

交僧篠另選妥實僧人住持焚修至圓廣寺現有僧人住持無庸更換再張李氏所供順義縣龙子巷居住之民婦李氏傳授針扎治病之法雖研訊堅稱李氏業已病故但是否屬實以及李氏有無另傳他人及招搖煽惑情事應交順天府嚴查明確照例辦理以淨根株所有臣等會同審訊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請

旨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奏奉

旨此案工匠任五朗任[illegible]一因修廟圖利起意為張李氏

裝點畫像妄稱該氏爲菩薩佛祖轉世惑誘遠近民人是張李氏之種種不法皆該犯慫恿所致實爲此案罪魁且騙得修廟工銀八百餘兩亦應依稱賍滿貫例辦理任五著照留京王大臣等所擬卽行處絞至張李氏假神畫符以燒香治病爲名惑衆歛錢固屬不法但鄉村愚婦不過爲圖騙錢財起見究無悖逆詞語張李氏著從寛改爲按例應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天地會匪犯本省無可質訊之處部駁卽行正
法不必解回
刑部議覆廣東撫圖 奏稱張破臉狗於八月初十
日解到提犯督同研訊據張破臉狗供稱平日在家
窩賭爲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內有陳棟陳丕到家
賭博數日他說都是廣東大埔縣人因彼此熟識遂
告知曾入了天地會遇事有人相帮不怕欺侮幷勸
令入會我因現在開賭恐人騷擾故此聽從他們不
久也就去了到四十八年陳丕又同趙明德到家說

是同會之人趙明德極稱天地會好處因問他籍貫住址他說是大埔縣東門外下寮鄉人等情臣詰以你在福建供稱趙明德係四十六年同陳丕陳棟到家勸令入會如今又說趙明德係四十八年纔來因何前後互異據你所說趙明德等俱係大埔縣人何以屢次委員訪查毫無影响明係你袒護匪黨混供出脫是以供不切實到底傳會的人現在住居何處陳棟是否即係陳彪速把實情供出省得受刑又供當日委係陳棟陳丕先到勸我入會那趙明德係四

十八年纔來我當初因同是會內之人原無分別是以信日供出至他們姓名住址俱係親對我說的那大埔地方我從來到過並非揑供出脫或者當日他們知道傳會是犯法的事不肯說出實在住址也不可定趙明德們雖是同會但我現在被獲若果曉得他們實在下落怎肯替他隱瞞自己受苦呢至陳棟年約三四十歲是否即係陳彪實不知道不敢妄供等語臣細察該犯供詞與在閩初供微有互異且先翻後認其情形俱屬狡獪但反覆究結並不能另存

指出趙明德切實住址及現在去向卽加刑嚇亦矢口不移核與兩司等審供相同趙德盛等三人先經兩司督同委員將伊等雜於衆人之中令張破臉狗指認據稱並無趙明德在內臣復加嚴訊各供彼此素不認識並非趙明德正犯似無可疑惟查趙明德等三犯先經嚴烟在臺供有陳彪而無陳棟又獲全張破臉狗又供有陳棟而無陳彪其住址一稱惠州一稱大埔雖畧有未符然細察嚴烟與張破臉狗前後所供則趙明德等實有其人其赴閩傳會亦屬確

鑿可據本案經督臣與臣先後飭屬嚴查迄無實在
下落但該犯等行踪詭秘自剏傳會為匪官法不容
或故意將住址姓名改換隱瞞豫為避罪地步亦事
所難免臣現又飛行各屬不動聲色設法購緝不敢
疎虞并嚴飭地方官上緊查拏至趙德盛等三人現
已質訊明確應飭發回原籍保釋以省拖累其張破
臉狗一犯并請俟刑部訊明嚴烟如粵省並無應質
飭交閩省委員解回歸案辦理等因具 奏前來查
律載左道異端之術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監候等語

今張破臉狗係閩省拿獲天地會內匪犯因該犯供
出粵省傳教之趙明德等是以解赴粵省令其指拿
質審今經該撫嚴鞫該犯既不能指出趙明德切實
住址去向即轉解閩省亦已無可質訊查在臺傳教
之嚴烟臣部奏請正法在案此等匪惡會黨未便任
其轉輾狡飾倖致稽誅張破臉狗不應如該撫所奏
再行解回閩省應與嚴烟一律辦理即照左道煽惑
人民爲首律擬絞請
旨即行正法仍令該撫將該犯供出之趙明德陳丕陳棟

三犯飭緝務獲毋使漏網至趙德盛等三名並非趙
明德應如所奏發回原籍保釋以省拖累乾隆五十
三年九月十七日奉
旨張破臉狗着即處絞餘依議欽此

三凡係辮發護理使滿洲正白旗人年三十九歲[illegible]

明德應如所奏發回原籍保釋以肯悔罪悛深五十

三年九月十七日奉

旨據奏所各著即照發餘依議欽此

串書帮辦漕米浮收串賣分肥照枉法贓擬絞
從犯為奴販書杖流官發軍臺
閩浙總督伍　奏竊臣遵
旨訪查浙省收漕漏弊將嘉善縣糧戶陸建業來閩控告
革書袁坤一等浮收盜賣一案親提審辦緣由奏蒙
聖鑒奉
上諭浙省漕務浮收加耗必須切實嚴查伍拉納一經糧
戶呈控即行提赴閩省親行審訊所辦甚是着傳諭
伍拉納務加嚴訊犯証檢查串衙棄公據實具奏不

得稍瞻狥欽此查袁坤一等先於五月二十六日提解至閩飭令藩臬兩司率同署福州府知府元克中福寧府知府錢受椿漳州府知府史夢琦審訊復究出有糧戶屠人杰亦被漕書王大莫等浮收米石之事續經行提犯証并傳喚該糧戶到案一併飭究去後兹據該司等確審定擬解勘前來臣親提研鞫緣袁坤一籍隸嘉善向充該縣漕書先於乾隆三十九年間因收漕另案被陸建業之父控經前縣周樽責革五十四年十月嘉善縣李秉鑰開征漕米僉點廒

書沈象韓等分廒收米以奉惠勳爲總書驗看米色
奉惠勳因袁坤一熟諳漕務邀令帮辦十一月二十
二日陸建業運米赴倉完納袁坤一憶及伊父控革
之嫌起意留難波必並圖藉端漁利因上年天氣旱
寒米質本不能純淨隨串同奉惠勳混嫌米醜暗囑
廒書沈象韓故爲餙撮至浮米一百七石九升除鄉
斛每石比官斛本少五升實止收米一百零一石零
九升出票付給下餘官斛米五十石九斗袁坤一并
以七折扣算易米交倉陸建業未允袁坤一等捎留

不發詎將餘米賣錢一百零一千九百三十文分用陸建業心懷不甘赴臣衙門具控又糧戶屠人傑亦於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運米完倉廒書王大莫王禹門王德符見鄉懦可欺并聞知袁坤一將陸建業米石扣措亦即效尤將屠人傑運到米一百五十五石除退回備搧米二十五石外止收倉斛淨米一百二石不出票尚措留搧存倉斛米二十一石五米賣錢四十三千文被袁坤一查知索錢六千文餘錢王大莫等分用今逐一研訊各供認前情不諱臣以

袁坤一串同秦惠勳等扣收陸建業糧米既至五十石有零之多而次日又即有王大英等多收屠人傑米石之事是浮收加耗仍未淨除其串同勒收斷不止陸建業屠人傑兩戶且多餘米石如何運出售賣該縣李秉鑰何以毫無覺察顯有明知故縱情事復將各犯隔別嚴訊加以刑夾各堅供從前漕弊本重因近年歷奉嚴禁糧戶俱各聞知如果另有多收現蒙召告豈肯不來告發至所餘米石原係瞞着本官混入駁商米石陸續運賣若使本官知道焉肯寬容

故縱不即發覺况蒙如此嚴審何敢尚有隱瞞甘受
刑法等語矢口不移似無遁飾隨弔查征冊糧串核
對相符查律載多收斛面入已以監守自盜論又例
載監守自盜入已自一百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杖
一百流二千里又律載枉法贓一百二十兩絞監候
各等語此案袁坤一以已革漕書爲人帮辦胆敢於
整頓漕弊之後輙復串同秦惠勳等勒扣米石實係
額外需索并僅浮收斛面者可比且該犯於前克糧
書時業已犯案責革乃不思悛改尚復挾嫌滋弊以

致王大莫等從而效尤實屬愍不畏法若僅照監守
自盜問擬不足蔽辜查陸建業一戶計扣收米五十
石零又屠人傑一戶扣收米二十一石零該犯俱係
分贓自應統計全科計贓已在一百二十兩以上袁
坤一應照枉法贓一百二十兩絞監候例擬絞監候
總書秦惠勳厫書沈象韓聽從袁坤一勒收朋比爲
奸應不分首從併贓論罪據供扣收陸建業米石賣
錢一百一十千九百零計贓已在一百兩以上秦惠
勳沈象韓均應照監守自盜一百兩以上至三百三

十兩例杖一百流二千里從重發往新疆給披甲人

為奴廒書王大莫王禹門王德符多收屠人傑米石

賣錢三十三千尚在一百兩以內但俱係額外扣勒

並非斛面附餘應從重照一百兩以上擬流例杖壹

百流二千里雖事在

赦前但關漕書舞弊不准援減糧戶陸建業屠人傑概

予省釋未完粮米照額補完多收米石於各犯名下

追完給領嘉善縣知縣李秉鑰雖訊非知情故縱但

於征收漕糧一任書吏和留運貢毫無覺察若僅予

革職不足示儆應請
旨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一面札知撫臣琅　委員摘印署
理查明經手倉庫錢糧有無未清另報外失察之嘉
興府知府孝順哥督糧道鄭交泰均請交部分別嚴
加議處除備錄供招送部外所有審明定擬緣由理
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核覆施行再查浙省漕弊必須隨時清理臣仍留心
察訪有犯必懲並俟撫臣徐　回閩後臣即赴浙巡

闊維時正値收漕之際見聞尤爲切近一有弊端立
即據實叅辦斷不敢稍事瞻徇自干咎戾以仰副
皇上肅清漕政之至意此案因後經究出王大莫等節次
飭提來閩審辦是以覆　奏稍遲合併陳明爲此奏
聞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謹奏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奉
硃批該部核擬速奏欽此
刑部議奏査律載多收斛面入巳以監守自盜論又
例載監守盜倉庫錢糧入巳自一百兩以上至三百

三十兩杖一百流二千里又律載枉法贓一百二十兩絞監候各等語此案袁坤一以已革漕書爲人幫辦糧務輒敢串通總書秦惠勳等扣勒糧戶陸建業米石額外需索得贓分肥且致廒書王大英等從而效尤亦將屠入傑糧米措扣賣錢該犯又復從中分肥其罪實不止於浮收斛面未便僅照監守自盜問擬查扣收糧戶陸建業米五十石零及屠入傑米二十一石零係由該犯起意爲首又俱分得贓錢通算全科已在一百二十兩以上袁坤一應如該督所擬監守自盜倉庫

奏合依枉法贓一百二十兩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仰由臣部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辦理該督伍奏稱總書秦惠勳廒書沈象韓聽從袁坤一勒收朋比作奸應不分首從併贓論罪據供扣收陸建業米石賣錢一百十千零九百零計贓已在一百兩以上奏惠勳沈象韓均應照監守自盜一百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例擬杖一百流二千里從重發往新疆給披甲人為奴廒書王大英王禹門王德荷多收斛入倉米石賣錢四十三千尚在一百兩以內伊等俱係

額外扣勒並非斛面附餘亦應從重照一百兩以上
擬流例各杖一百流二千里雖事犯在乾隆五十五
年五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關漕書舞弊不准援減糧戶陸建業屠八傑
概予省釋未完糧米照額補完多收米石於各犯名
下追出給領嘉善縣知縣李秉鎔雖訊非知情故縱
但於征收漕糧一任書吏扣留運費毫無覺察若僅
予革職不足示懲應請
旨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一面札知撫臣琅　委員摘

印署理查明經手倉庫錢糧有無未清另擬等語均
應知該督所 奏辦理再該督 奏稱失察之嘉興
府知府孝順哥督糧道鄭交泰均請交部分別交部
嚴加議等語恭候
命下移咨吏部查議為此奏 聞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謹奏奉
旨依議欽此
刑部奏據閩督伍 奏嘉善縣革書袁坤一等扣收
糧米串賣分肥分別定擬摺內夾片具 奏稿與秀

水二縣書吏呂振廷等收漕需索滋弊審擬治罪奏
旨該部議奏欽此查此案嘉興秀水兩縣漕書呂振廷王
天鏞曾夷壽王濬飛夏立源胡協林六犯或先犯事
責革或現在供役於歷年收漕之時盤踞倉廒向糧
戶徐善百等任意需索米自數升至數石不等錢自
數百至千餘文不等該犯等均係蠹書盤踞積年為
害僅如該督所　奏照棍徒生事擾害例擬軍不足
以示懲創呂振廷王天鏞曾夷尊王濬飛夏立源胡
協林等六犯均應發往烏魯木齊給種地兵丁為奴

照例刺字該督　奏稱各犯若即行起解無以張示
閭閻應將各犯同嘉善縣案內擬以遣流之秦惠敷
等一併解回浙省監禁俟本年開征漕米之日用重
枷枷號各本籍倉場示衆俾各漕書觸目警心共知
畏懼俟漕糧收竣後再行起解庶積蠹得以盡除而
漕務亦昭整飭等語亦應如該　督所　奏俟漕務開
征將各犯枷號示衆滿日即行發遣至該督　奏稱
該管之嘉興縣知縣鄭國治秀水縣知縣朱鍾璘於
此蠹役混跡倉場竟無覺察實屬溺職應請一併革

職等語恭候

命下移咨吏部辦理為此奏

聞伏乞

聖鑒謹奏奏

旨依議欽此

直宿外委偷竊庫銀外擬絞候部改立决

刑部奏據浙撫琅　奏嚴州右營額外外委高起漢

偷竊兵丁存庫餉銀審擬治罪一摺欽奉

硃批該部核擬速奏欽此查例載監臨主守自盜倉庫錢

糧入己數在一百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杖一百流

二千里又例開人盜倉庫錢糧一百兩以上照偷

竊餉鞘例擬絞監候各等語此案已革外委高起漢

輪班值宿本非常川主守既無收放之責亦無管鑰

之司自不得以監守自盜論但該革弁奉派值宿輙

因窮苦娶親無資胆敢將兵丁餉銀撬開柜鎖偷竊
銀三百一十七兩零私行花用實屬不法高起漢應
如該撫所 奏照竊盜倉庫錢糧一百兩以上絞監
候惟是該犯身充外委帶兵值宿本屬防禦盜賊之
人乃敢黑夜自為賊盜又復掩飾情形希圖抵賴情
更狡詐未便僅如所請趕入本年秋審辦理致稽時
日應將高起漢請
旨即行絞决以昭炯戒該撫奏稱兵丁柳廷桂等訊無同
謀知情分肥情事均應革去名糧依倉庫不覺被盜

律杖一百所失銀兩除起出外餘已賠補仍變產完
公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再該撫奏稱都司色
特爾海署守備林超英請
旨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恭候
命下移知兵部查辦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旨高起漢著即處絞餘依議欽此

運弁揑報被盜外擬發軍臺充當苦差奏

旨照例杖流加徒

直隸布政司梁　奏竊照徐州衛河南前帮運弁張

廷儒坐船內被盜刦去銀兩衣飾一案因情形未確

於五月二十九日欽奉

諭旨命臣親赴蒲溝嚴切查訊究出實情欽此臣當將先

赴蒲溝詳細訪查並因該帮漕船業已抵通臣當馳

赴通州嚴切究審緣由恭摺覆奏

聖鑒在案臣即馳抵蒲溝詳加察勘該處南北運河一道

該幫頭船係貼近蒲溝村頭北尾南左邊靠西岸共計四十七號啣尾停泊並有剝船圍繞詢問該村地方及居民人等均稱並無盜刦情事復即馳至通州時天津道王成先經督臣委令在通查審此案臣隨與王成同往勘驗張廷儒二十二號坐船前係閭頭艙與三艙隔斷不通三艙左邊係雙扇門三艙後係厨房艙前後有門與三艙相通入後係官艙據李昆供官艙門因是日起剝被米袋剳住未經關緊官艙之後係房艙並未設門箱隻在內安放再後艙與房

艙隔斷不通前後門窗等處細驗均無斷折損壞形
迹又查該帮漕糧均已兌完水手短縴先已隨時散
去臣隨提集案內李昆并舵工人等細核報案會同
王成逐細研審頭舵人等均稱僅知是夜坐船被竊
不知盜刦情事惟李昆與張廷儒仍稱是夜實係被
盜刦去銀兩據供如初查是夜盜匪多人上船打門
跳下艙內持刀嚇禁家人刦取銀數至千餘兩之多
豈有毫無聲息形迹竟若取携如寄之理誠如
聖明洞燭顯有勾串捏飾情弊臣一面反覆推鞫因思盜

刦之虛實總在銀兩之有無月糧銀兩係旗丁辦公之需現當起剝各糧需用銀兩之際何以尚有一千餘兩存於運弁船內當提旗丁查訊據稱領到月糧銀二千餘兩俱經伊等全數分用辦公並無交運官收貯是船內既無銀兩何以有被盜刦銀兩之事隨向張廷儒嚴加究詰始據將揑報情由據實供吐除另繕供單恭呈

御覽外臣審看得領運千總張廷儒揑報盜刦月糧銀兩一案緣張廷儒籍隸河北由武舉掣發南漕現任徐

州衛河南前帮領運千總乾隆五十二年該帮船四十九隻張廷儒領運北上因伊眷屬俱在二十二號坐船內居住嗣因天熱不便張廷儒自行移往二十一號船內迨至天津除留船二隻撥兌保維二縣兵米外其餘四十七隻於五月初五日至蒲溝停泊起釗初七日夜張廷儒家人李昆在坐船三艙內睡宿因天熱未關窓門即行睡熟四更時被賊由窓門下艙潛至房艙內有箱隻未鎖賊人竊得箱內衣飾出至官艙張廷儒之妻聽聞窓响驚覺喝問賊人由窓

而逸伊妻即行喊叫李昆驚醒起問知賊人已遁即
喊起艙工人等僉告張廷儒過船查看賊已無踪未
經追趕而伊妻查明失去衣飾數件向張廷儒告知
被賊情由張廷儒見三艙窓未關閉以賊人係由窓
下艙隨將李昆斥詈復點明失衣十九件首飾六件
令字識朱尚志辦稿移縣朱尚志辦就被稿移稿送
看張廷儒因負欠債賬未能清還且冀地方官上緊
緝賊素與後帮旗丁賈眉峯相好即邀賈眉峯至船
相商告知竊情併將報稿與看意欲改報盜刦因欄

銀領到未久卽借糧銀重大爲名假捏盜匪十餘人
打門入艙將家人用刀嚇禁點燈搜贓刦去月糧銀
一千餘兩令賈眉峯將稿重改賈眉峯始以案情重
大不允繼因張廷儒再三向懇隨照其所言代爲改
就張廷儒復捏銀數同衣飾數目開寫失單令朱尚
志謄清繕文移報經天津縣知縣莊士寬前詣查勘
張廷儒復將報稿給與李昆李昆看明卽照依捏供
此張廷儒以竊報盜之情由也臣誠恐實有盜刦糧
銀情事輾轉研鞫矢供不移查是夜張廷儒坐船內

係被竊衣飾後始改報盜刦糧銀不特衆供僉同卽張廷儒自認不諱且月糧等銀先經伍長旂丁俱已全數分用辦公並無銀兩存留現據伍長朱學中等供証明確則是張廷儒坐船內焉有月糧銀兩被刦之事其為張廷儒揑情妄報毫無疑義案情已明似應卽行定擬查律載事主呈報盜情倘有並無被刦而謊稱被刦及以竊為强者藉以陷害平人誆詐印捕官役者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問遣又律載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各等

語今張廷儁身為職官所坐船內僅被偷竊衣飾希圖抵搪債賑且欲地方官為之緝賊竟敢借名具報被刦假捏重大情事任意妄報存心險詐情殊可惡未便照例僅擬滿流加徒相應請

旨將張廷儁革職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懲戒賈肩峯既知情節重大輒敢因張廷儁懇囑代為更改報稿亦屬不法應於張廷儁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仍革伍李昆照稿捏供朱尚志繕寫報文不行禀阻雖均係聽從家主本官

指示究有不合均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時逢熟審照例減折發落朱尚志仍革役再該帮糟糧俱已交卸全竣現值回空必須委員管押臣即諮請倉場督臣就近委員管押南下併請飭令漕臣迅速遴員北上接管回空以免貽悞除將張廷儒等飭交通州分別羈押省釋外是否有當理合將審明定擬緣由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再臣正在審辦間於本月初六日跪奉

硃批何尚未獲正犯應速辦欽此臣當遵

聖諭卽嚴飭天津縣及沿河一帶州縣上緊勒緝務期
賊速獲不得因係匪竊稍滋疎縱至臣於拜摺後卽
起身回省合併陳明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據梁肯堂奏查審徐州衞運弁張廷儒坐船內被盜
刦去銀兩衣飾一案提集案內人證俱供祇知該船
于初七日夜被竊衣飾並不知有盜刦情事究出實
係張廷儒捏報盜刦請將張廷儒革職從重發往新
疆充當苦差等語此案前據劉峩奏報時朕核其情
節疑竇甚多是以令梁肯堂親往蒲溝地方詳細履

御審訊今據該藩司審明果係張廷儒被竊衣飾因負欠債賬未還欲借粮銀被刦捏情妄報希圖地方官賠出入已各實情不誣粱肯堂所辦甚好著將伊從前失察大名段文經等滋事一案及司監人犯越獄一案處分並其開復天津鎮總兵托賓奉天津道玉成俱着免其嚴加議處天津縣莊上寬把總陳烈巡檢高起革職留任之處亦應一體開復所有地方文武各官疏防職名免其開叅其竊案有無緝獲另行照例開叅粮銀既經各旂丁領用並無被刦之處

並若免其賠補至革弁張廷儒以竊報盜揑飾月糧公項被刦希圖地方官賠銀入已抵償債欠殊不計及一經審究其事終於敗露庸愚窮弁為債行此拙計實堪鄙笑著照本例滿流加徒已足蔽辜毋庸加重發遣其餘案内各犯應得之罪俱著照梁堂所擬完結該部知道摺并發欽此

知縣諱盜不報革職苦累事主之典史比照故

勘致成廢疾滿徒

東撫長　奏竊照信陽縣知縣馬文灝諱盜不報典史趙坤苦累事主經臣專摺參　奏奉

旨信陽縣知縣馬文灝典史趙坤著革職交該撫提審究擬具奏欽此欽遵當經臣飭提該犯員來省率同司道逐加嚴訊緣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有雄縣民人劉平吉從口外貿易回籍騎有馬匹攜帶銀錢行李路經信陽縣高家庄地方被盜綑縛搶去衣服銀兩事

主投同地保赴失事處所查看拾回錢搭一個制錢一千五百文赴縣具報叅革知縣馬文灝以事主既被綑縛何以馬匹並未刦去并錢搭錢文遺棄道旁反被事主拾回疑有別情飭令進城候訊比及回署又因提辦驗傷將事主發交已革典史趙坤問供典史因盜案處分甚重四參限滿例應離任起意規避欲令事主改供復畏事主上控不便向其明講迫檢查被刦原報單內以事主行李有褥無被不似遠涉行裝又以馬匹高大鞍韂窄小不配或係來歷不明

反覆窮究事主供辯輒令跪鍊審訊以致劉平吉兩膝跪久受傷經該府安汎訪聞飭提到府驗明傷痕訊係被盜屬實旋據營縣拿獲盜犯孫鐸孫三孫五等三名供認行刧此案正盜并起有原贓衣物等件錄供通報揭參并由道府詳揭到臣參

奏革審茲親加嚴鞫據供前情不諱臣思係捕役得受規禮包庇盜犯該典史有心廻護因而苦累事主抑令改供及該縣知縣有串通授意情事嚴加究詰據供本案現獲各盜俱籍隸別縣捕役無從包庇委非

意存廻護實因盜案處分甚重要想躲避適印官將
事主發籍見其形跡又有可以指摘之處故令跪鍊
磨折冀圖事主自認揑報寢息並無別故承緝盜案
四叅限滿知縣不過降級惟有典史無級可降應即
革職是以磨折事主原係我一人主見知縣馬文灝
委無串通授意之事等語反覆駁詰矢口不移似無
遁飾查例載地方文武官員因畏懼處分恐
嚇事主抑勒諱盜改竊爲竊者均照諱盜例革職承
行書辦杖一百若抑勒苦累事主刑傷至篤廢者除

革職外照故勘平人律治罪又律載故勘平人者無傷杖八十折傷以上依凡鬬論又毆人成廢疾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今已革典史趙坤以道路報刼重案心存諱匿轉以事主形跡可疑輙令跪鍊審問以致受傷雖劉平吉傷輕平復未成殘廢但有意諱盜又復苦累事主情節較重未便因其未成廢疾稍為寬縱趙坤應從重比照故勘平人成廢疾依凡鬬傷論成廢疾者杖一百徒三年律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責發落叅革知縣馬文灝雖訊無授意指使情

事但既經勘訊乃並不即時詳報緝盜又不親自訊

供輒違例轉交典史代訊以致事主被累受傷實屬

不職已經叅革應毋庸議刑書韓榮並不禀請詳緝

應照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革役盜犯孫鏵等飭令

嚴審解勘另行定擬照例　題報除將全案供招咨

部外所有審明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並繕供單敬　呈

御覽伏乞

聖鑒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硃批該部核擬速奏欽此



盜案玩延二年不行審結臬司道府縣奉
旨提訊總督降為侍郎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巡城御史穆克登額奏拿獲建昌縣盜犯王二
等供出隨同馬十行刦錢舖一案此係乾隆五十三
年之事已閱二載有餘該省早將正犯馬十等拿獲
迄今尚未審結因令將馬十解交行在審訊復以審
辦此案情節傳訊署臬司清河道朱瀾保定府知府
王汝璧併飛提承審清苑縣知縣朱禧松一同質訊

此案係上年十月提犯到省總督劉峩併不督同臬司親加研鞫該司僅飭委首府審訊首府復藉賑爲名遞委首縣辦理該縣朱福松祗將案內齊寬薛𤍠河兒二犯訊過一次置正犯馬十子不問即同餘犯槪行覊禁拖延至今案關刦盜重情各該地方官互相推諉任意宕延該督近在省城於此等要案置若罔聞直省吏治可謂廢弛已極劉峩在直隸有年雖非長才而平日居官尚稱謹飭是以擢用至總督數年以來尚無大過雖年齒就衰辦理地方事件不能

措置裕如今於刦盜重案任聽屬員欺蔽輾轉玩延
若非巡城御史將逸盜拿獲究出盜首則竟至終成
疑案有是理乎如此無能豈可復勝畿輔封圻之任
本應即予革職援例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姑念其年
已衰邁限於才識尚非有心玩愒着加恩以署侍郎
降用竇光鼐現在出差沈初着調署禮部侍郎其兵
部侍郎事務即着劉墉署理所有直隸總督員缺着
梁肯堂補授其河南巡撫員缺着穆和藺調補其所
遺安徽巡撫員缺着康基田迅速前往護理穆和藺

侯康基田接印後即行馳赴新任不必前來請訓江寧布政司印務着閔鶚元即行委員接署俟書麟陛覲回任後即可兼署撫篆康基田再回藩司本任朕

辦理庶務宵旰勤求既已年届八旬猶日孜孜不懈乃劉峩身膺封圻重寄輙敢於緊要案件任聽屬員延玩實非尋常疎忽可比是以降署侍郎不加嚴譴朕格外矜全但恐外間無識之徒妄生議論疑及該督辦理差務平常致獲　殊不知此次東巡差務小堤一切極爲妥協趙北口等處修葺橋道工程尤

屬整圓朕已交賞銀四萬兩若無此案發覺尚當加之獎許今該督旣視盜案至於如此不得不治以應得之罪原係審辦盜案而直省地方怠玩情形卽因此事自行敗露並非有意搜求可見天理昭彰凡地方大吏若敢負職辜恩斷不始終掩飾各省督撫當以劉峩爲前車之鑒黽勉勤愼嚴察屬員如有似此吏治廢弛者一經察出決不稍爲寛貸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illegible]

强盜首犯斬決引線人雖未入室係畏認識亦
行斬決入室搜贓之犯証實首犯不能狡賴改
爲斬候承審官發伊犁

大學士和　等奏稱竊照巡視西城御史穆克登額
等奏拿獲行劫建昌縣裕太隆號錢鋪銀錢案內盜
犯王二等一案飭次欽奉
諭旨將先後解到直隷盜案十犯及刑部解到之王二等
三犯令臣等嚴行審訊臣等先將馬十等十犯逐一
研鞫馬十抗不承認薛熱河兒齊寛翻供如故其餘

各犯齊聲混賴亦間有情節閃爍之處反覆究詰恐
無確切供情又直隸原案內有名人犯與西城之王
二劉得安等供出同行之犯內馬十齊寬薛隴即薛
熱河兒王子福即王世富有成即龍成及病故之王
大格兒在逃之叚陶等七人名姓相同其王二等供
出之崔法同喜鮑均玉三人則直隸案內所無其直
隸案內之李五馬二老張大力楊隴旺朝克元及病
故之六十兒王二等並無供及楊三一犯係原案所
有而王二等則供稱因其年老半途先回並未同往

種種互異非逐一研鞫難成信讞臣等隨將在京拿獲之王二劉得受楊三三犯隔別研訊所供與在京原審無異因令將首夥各犯年貌供明並先將馬十等十犯提齊令逐加識認除王二首先供指馬十是此案盜首外其齊寬薛熱河兒王世富有成是同行夥盜其李五馬二老張大力楊隴旺四人並不識認不能指出姓名劉克元之父六十兒係知情分贓劉克元並不知情皆非此案夥盜等語供據確鑿劉得受楊三供亦相符隨提薛熱河兒齊寬王世富有

成等四犯卽時質對俱各俯首供認惟首犯馬十尚
復狡供不吐當將馬十嚴訊兩日并令各犯四面質
証又將在京刑部訊出馬十家屬及據薛二供出王
大格兒從前供詞逐層向馬十究詰始據供認行刦
屬實復提各犯詳加研鞫緣馬十係大興縣回民於
乾隆五十一年間出口在建昌雇工與伊甥薛隴卽
薛熱河兒因在段家嶂子蒙古人段陶家居住與會
克縣役之王世富卽王子福民人齊覓劉得受楊三
等均各認識五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王世富途遇

薛熱河兒道及馬十曾令伊跴買賣今跴得裕大隆
號錢鋪生意興旺須向馬十告知糾人往刧薛熱河
兒回告馬十馬十隨糾約劉得受龐覔王二楊三并
伊妻姪王大格兒等犯段陶轉糾袁堂并伊堂弟冇
成民人鮑均王雀往約實二十九日往刧各犯允從
至期俱到段陶家內馬十令薛熱河兒先知會王世
富在黃土梁破窰裡會齊同往行至五歸營地方馬
十嫌楊三年老行緩叫令先回二更時分該犯等十
二人各執小刀鐵尺木棍等械陸續至事主門首王

世富素與事主識認不敢進內與王大格兒有成羣
喜在外把風馬十與劉得受崔法飽均玉踢開舖面
排門隨後段陶薛熱河兒齊寬王二一齊擁進事主
吳建明舖夥李秀白驚醒走出拒房吆喝馬十即用
刀嚇禁不許聲張并令劉得受用鐵尺打事主腿上
兩下欲行捆縛逼令事主說出銀錢所在馬十劈開
木拒搜出元寶六個碎銀四包又搜得關東錢七十
弔合京錢二十三弔有零各行分攜至段陶家查點
碎銀約有六十餘兩初三日將所封元寶在段陶家

燒紅用斧劈開給段陶王世富齊寬薛熱河兒王大格兒王二劉得受崔法鮑均王有成各分銀二十五兩又將碎銀分給董喜銀二十兩楊三銀十兩又給段陶同住堂叔六十兒銀十兩馬十自留銀八十兩其所刼原錢止給薛熱河兒京錢三吊餘錢二十一吊一百零該犯因在段陶家居住日久留給段陶使用嗣事主報縣經前縣明善將馬十薛熱河兒齊寬緝獲審據該犯等供認行刼屬實因該縣究問夥黨馬十因賠中並使薛熱河兒隨意誣指希圖供情不

對可以延案薛熱河兒聽從陳供出真盜殷陶王世富有成王二劉得受外誣扳素有口角微嫌之李五馬二老張大力並指出知情未經在事之楊三事後分贓之六十兒及六十兒之子朝克元等齊寬亦誣指素有口角之楊隴旺均未將崔法鮑均五章喜三人供出七月間明善陞任刑部未及定案據署知縣常興覆審馬十兒被薛熱河兒誣指之李五等不肯承認指使齊寬各犯一同翻供該署縣以各犯忽認忽翻申詳臬司於五十四年四月派委朝陽縣善和

同接任建昌縣興成會審仍未定供經前任臬司富尼漢於十一月詳明督臣劉峩提馬十等到省委保定府知府王汝璧審訊王汝璧先已奉委查賑公出轉委清苑縣知縣朱履松審辦該縣於十一月初九日提訊各犯止審過薛麟河兒齊覓二人俱照前翻供並未將馬十等逐名研訊清河道朱瀾於十二月初五日接署臬篆亦止行牌催審並未親提訊究至大格兒六十兒二犯先後在監病故嗣王汝璧差竣回省飭縣催審該令朱履松因案經將案趕速審辦

以登覆隨飭招房書辦照建昌縣覆審原供摘敘供
單面送該府專稱研訊馬十等堅不承認必須提齊
要證並提原問官會審等語王汝璧當向朱瀾稟知
朱瀾並未行提隨於十二月十八日卸事此馬十等
前後翻異及直隸各官輾轉遲延之原委也嗣因盜
犯王二等逃回大興原籍會經順天府捕役等作線
訪拿南苑偷鹿之犯而偷鹿餘犯挾嫌知保等均係
馬十行刦裕太隆號錢舖逸犯隨即送信司坊又復
將王二等三犯拿獲究出別情經該御史穆　等奏

聞奉

旨先後提同馬十與薛熱河覓齊寬等解赴

行在逐加嚴鞫始據各該犯供認前情不諱其李五等

是否實係被誣復將各犯詳加刑訊矢供不移似無

遁飾查律載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又律載尋常盜犯其止在外瞭望接遞贓物並未入

室搜贓或行刦止此一次並無行兇情狀者仍以情

有可原免死發遣又強盜引線如首盜並無主意欲

刦之家其事主姓名村莊道路由引線指出又經伙

得賍物者卽與盜首擬罪等語今馬十四王世富指
出裕太隆號錢舖生意興旺胆敢糾約多人用刀嚇
禁事主搜刦多賍實為此案首犯薛熱河兒齊寛聽
從糾約入室搜賍劉得受復用鉄尺毆傷事主均屬
法無可貸馬十薛熱河兒齊寛劉得受均應照强盜
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律俱擬斬立决王
世富曾充在官人役馬十起意行刦裕太隆號錢舖
悉由該犯指引其在外把風不敢進店係懼為事主
職認並非尚知畏法又經分得賍銀應照例與馬十

一律擬斬立決王二一犯亦係入室捜贓律應斬決但該犯一經到案即將盜首馬十供明使各犯不能抵賴雖馬十本係就獲之犯與夥盜供出逃匿盜首限內拏獲者不同難以邀援免死發遣爲奴之例但此案延宕二年因該犯堅供質証真盜始無漏網似應畧爲區別將王二擬斬監候仍入于秋審情實辦理有成王大格兒訊係在外把風行刼亦止此一次尚屬情有可原除王大格兒在監病故外有成應照强盜免死發遣例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照例刺

字郎交

行在兵部轉發楊三聽糾同往中途先回事後得受贓

贓銀若僅照知情強盜後而分贓律擬杖不足蔽辜

從重比照強盜同居父兄知情而又分贓減強盜斬

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從重發極邊烟瘴充軍

雖事犯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均不准其援減六十兒得受馬十贓銀十兩係

馬十恐其聲張給銀塞口罪止擬杖業已病故應與

律得容隱之伊子郭克元均毋庸議逸盜段陶鮑均

玉崔法童喜均係案內重犯臣等于錄供後業將訊出各犯年貌交刑部開單飛咨直隸總督順天府尹五城及提督衙門并通行各省一體嚴緝務獲毋使一人漏網李五張大方馬二老楊隴旺訊係被誣應交原解帶回建昌省釋所有原贓銀兩錢文訊明各犯俱已花消無從查起應于各家屬名下追出給還事主至巳革清苑縣知縣朱履松于委審刦盜重案僅將案內數犯訊過一次轉置正犯于不問輙照建昌縣原案口供刪奏具禀似此庸劣狡猾之員實非

壽常玩忽可比應請

旨將已革知縣朱腹松發往伊犂効力贖罪前任臬司今陞安徽布政司富尼善本係熟河道員陞任臬司于所屬建昌縣盜案並不查催速結及提犯到省轉委屬員審辦不即親提研鞫已革職拿問清河道朱瀾署理臬司以富尼善業已委審在前僅以一僅了事亦未提犯親訊該府稟請行提人證又未卽行飭提顏頂延宕保定府知府王汝璧奉委審案雖其時因查賑在外遠委清苑縣知縣訊問但案關刦盜重情

回省後催行飭催仍未親訊均未便照不行就審覈

詞推諉之例僅降三級調用朱瀾業已奉

旨革職王汝璧亦應一併革職富尼善朱瀾王汝璧均擬

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前任總督今補兵部侍郎劉峩

于臬司詳明提審之案任聽屬員遞委聯轉延玩直

若罔聞實屬有乖封圻重任應照批審事件不隨時

查參降二級調用例降二級調用查劉峩係革職留

任之員無級可降相應革任前任熱河道今陞江西

按察司託雖無審轉之責但建昌縣是其所屬亦難

辯咎應照失于覺察例降一級調用前任承德府知
府今陞熱河道貢楚克札布現任知府明崑干所屬
建昌縣知縣審辦盜案遲延並未查催亦未親提審
訊應照不隨時稽查督催例降二級調用明崑係革
職留任之員無級可降相應革任前任理事同知管
建昌縣事明善將案內各犯拿獲業據訊出馬十等
行刦供情該員陞任後各犯始行翻供其並非真盜
之李五等亦係馬十薛熱河兒等誣扳尚非該員有
意因循應請免其置議其接審之署建昌縣知縣今

陞理藩院員外郎常興建昌縣知縣今陞

盛京戶部員外郎興成會審之朝陽縣知縣善和節經

審訊不能研取確供速行定案均應照審辦斬絞人

犯不能審出實情例降一級調用查此案盜刦重情

難擱三載非尋常審辦遲延可比所有各該員降級

處分均毋庸查級議抵所有臣等會同審辦定擬緣

由謹繕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謹奏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奉

旨馬十蘇熱河兒齊寬劉得受俱著即處斬王世富枷

把風雖在情有可原之例但身爲縣役馬十等行刦
裕太隆號錢鋪悉由該犯指引其不敢進店𢥞爲事
主識認並非畏法亦依擬斬决王二與劉得受同係
入室搜贓之犯但王二一經到案即將首夥供明質
証各犯不能抵賴使壓案速結眞盜無從漏網尚可
稍寬一線劉得受雖與王二一同供明而行刦時曾
用鉄尺毆打事主情節較重非王二可比王二依擬
應斬著監候秋後處决以示區別而昭平允此案姪
玩實出情理之外若各省效尤何以爲治但劉栽歷

任多年尚屬謹飭業經降𦂳著侍郎着加恩免其革任

仍註冊託倫前任熱河道失察重案固難辭咎究僉

道員無審轉盜案之責託倫着改爲革職留任免其

降調貢楚克札布明崑身爲本府于本屬盜案並未

查催俱着降調留于直隸同知通判分別差委得缺

時仍帶革職留任所有熱河道員缺着金保調補其

口北道員缺着索諾木札木楚署理餘依議欽此

濵海沿口行刦客船不得以情有可原聲請其

止在外瞭望仍准聲請

刑部奏據浙撫琅　奏象山等縣先後拏獲在定海售港洋面行刦事主鮑廷全客船將盜犯鄭惟原等擬治罪一摺查例載濵海沿口行刦客船一經得財俱擬斬立決不得以情有可原聲請其止有外瞭望并被人誘脅同行並無行兇情狀者仍以情有可原聲請免死發遣各等語此案該撫等奏稱鄭惟原起意糾約多人在洋行刦陳成有聽從夥刦并鄭添貴

同俞谷太扳住客船戴文寶俞賢居張士興鄭忝升

鄭阿茂過搜贓均法無可貸應如該撫所　奏照江

洋大盜斬決梟示例擬斬立決梟示該撫　奏稱張

阿三周正達傅克成傅光榮鄭忝貴均係脅逼同行

又止在本船接贓俱係情有可原應照免死減等例

發遣盜犯例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俱各照例

刺字各犯訊無同居親屬知情分贓及牌頭得規容

隱情事均毋庸議起贓給主未起追賠上盜船隻係

鄭惟原等竊贓應查傳事主認領此案事主鮑廷奎

在洋被刦獲有首夥盜犯十三名尚有逸賊戴大保一名未獲嚴飭緝拏獲日另結等語均應如所奏崇結所有臣等會同核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奉
旨鄭惟原陳成有俞谷太戴太保俞賢居張士興鄭忝升鄭阿茂俱着卽處斬梟示餘依議欽此

窩盜分贓從重改發黑龍江爲奴

刑部奏據臺灣總兵奎　奏拿獲盜犯李輕等聽從陳榮強刦牛羊毆傷事主朱顯審擬治罪一摺杳窩盜二名以上坐家分贓者着發邊遠充軍等語乂上年臣部遵

旨議奏新疆遣犯衆多除原定發遣及欽奉

諭旨發往外其情重軍流人犯毋庸議發新疆仍發往吉林黑龍江分別爲奴當差　奏准通行在案此案除盜犯李輕楊爭李萬業經該鎮道審依江洋大盜例

擬以斬決梟示于審明後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毋庸議外其楊冬一犯訊無起意同行僅
止窩藏賍物應如該鎮道等所
奏依窩盜二名以上坐家分賍例發近邊充軍但所稱
改發新疆之處與
奏准之例不符應將楊冬從重
改發黑龍江等處爲奴照例解部刺字轉發未獲盜
首陳榮夥盜楊旭仍令該鎮道嚴飭各屬勒緝務獲
毋使遠颺漏網以盡根株再該鎮道
奏稱李萬有
弟李撓李倫楊冬有弟楊償訊不知情應毋庸議失

察之牌頭保甲人等飭縣查洵照例咨責分别發落

所封贓牛巳經查起給主具領等語亦應如該鎮道

所　奏完結該犯等雖事犯在本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楊冬係窩盜分贓改發爲奴之犯應不准其

援減牌頭保甲人等所擬笞罪應予援免再該道

奏稱本案獲犯過半未獲盜首所有文武疏防各職名

查明開報督撫咨部請叅等語恭候

命下移咨吏兵二部照例辦理爲此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